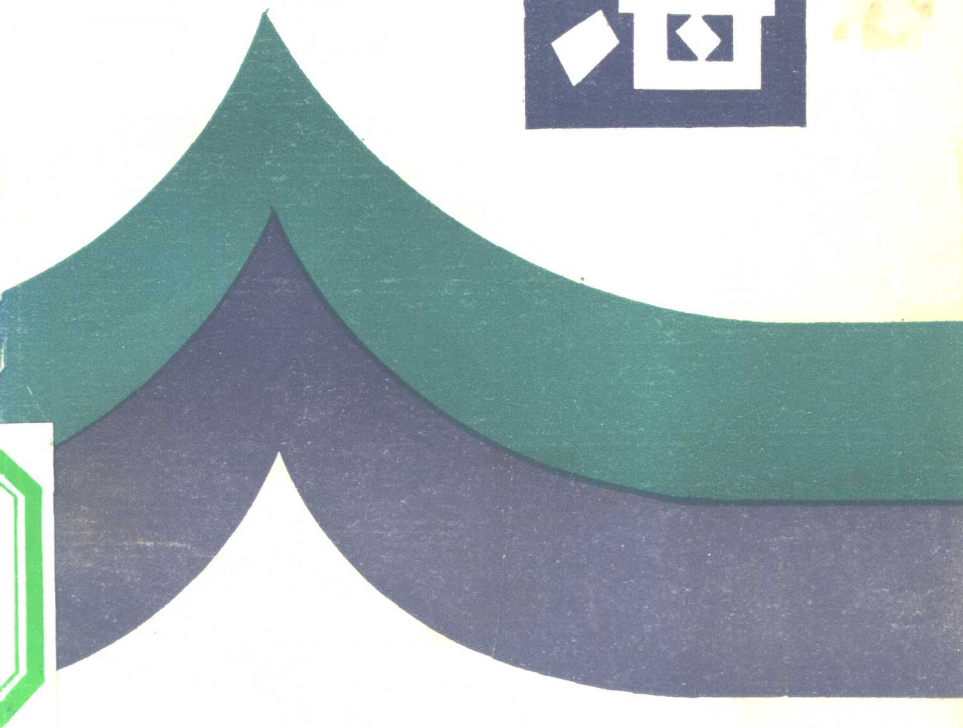


海



陆其明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 039 1272 0

海

陆其明





2 039 1272 0

海

陆 其 明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3.25 印张 2 插页 261 千字

1981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0册 定价0.86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陆、海、空三军联合进行渡海登陆作战的长篇小说，围绕着五十年代初期解放龙虎群岛而展开的袭击与反袭击、封锁与反封锁、策反与反策反，以及各种形式的海战、空战和炮战的战斗情景，塑造了我军高级指挥员、普通干部和水兵、知识分子和热心祖国统一大业的国民党起义人员的艺术形象。小说既描写了指战员英勇歼敌的壮烈场面，也描绘了青年干部的纯洁爱情。作者是三十年海军建设的亲身参加者，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海军建设的深厚感情和丰富多采的大海生活。

序 章

1

一九四九年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以后……

长江南岸，有一条公路，犹如一条长龙，越过连绵不断的丘陵，绕过巍巍的高山，向祖国的东南方向伸展着。

公路旁，有一幢小楼。昨天，这幢楼还是国民党兵团司令赖一德的住宅；今天，它已成了解放军的一个军的前进指挥所，作战值班室设在一楼的那间大房间里。房间中央，摆着一张大方桌，桌上放着一张“追歼图”。

一位指挥员沉稳地出现在门口。他掸掸身上的尘土，擦擦额上的汗水，整了整衣帽走进屋来。这人三十五岁，身材高大魁梧。他那副略长的脸颊，微黑而透亮。一双大眼睛使人注目，两道黑而不浓的眉毛随着眼珠活动，显得格外精神。他走到方桌跟前，看着“追歼图”。图上标着五条追歼路线。他的目光在斑虎山方向停了一会，侧过身正要说什么，参谋报告说：

“一〇一首长，‘所向无敌团’已经接近竹子镇。”

“敌人的部队到了哪里？”

“已经绕过斑虎山尾，正向松杨湾溃逃。”

一〇一首长眼睛盯着“追歼图”上的竹子镇。他手里的

427/22

铅笔指着竹子镇停了一会，然后随着红色箭头慢慢向右转，沿着斑虎山北麓公路向西。到了斑虎山尾，又沿着公路折向东南方向，穿过铜门城，直到追歼的终点——松杨湾码头。

“‘所向无敌团’的追歼任务很艰巨呵！”一〇一首长在桌旁慢慢走动，思考着。

这股溃逃的敌人要在明天早晨五点到达松杨湾码头，登上已在等候的军舰，向龙虎群岛逃窜。困难就是这样明摆着：“所向无敌团”的二千多人要追歼二万多逃敌，他们是徒步行军，而对手是用摩托溃逃。目前敌我双方距离已達一百多里。

“通知他们：加速前进！”一〇一首长眉毛一扬，坚定地对参谋说。

一〇一首长继续走动，思考着。不一会，他问参谋：

“一〇二首长回来了没有？”

“刚从部队回来。”

一〇一首长急忙上了二楼办公室。

“有什么事吗？”一〇二首长笑着迎向前来。

“我军同时展开了五条追歼路线，对其他四条问题都不大，只是许智和韩心春他们那个团的追歼任务很艰巨。”

“而他们这个团能不能完成追歼任务，关系着我们军的整个行动。”一〇二首长支持一〇一首长的看法：“这是关键的一着！”

“所以，我想亲自去一趟……”

“什么时候走？”

“马上。”

“好！”一〇二首长高兴地说，“我也想马上把指挥所向东南方向挪一挪。”

两人并肩走下楼，来到公路旁的一辆吉普车跟前。汽车载着一〇一首长，沿着公路，飞驰而去……

一支追歼部队正沿着公路，向左一拐，绕过一座小山包，向东又一转，斑虎山就出现在前面。具有光荣传统的“所向无敌团”的战士们，四人一行，正在强行军。他们行军的速度是那样的快，简直就象百米赛跑似的，他们的队伍又是那样整齐，好象在一个人的口令下，有节奏地前进着。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指挥员，他是军里的战斗英雄。从外貌看，他并没有比别人特别的地方，长的不高，也不胖，中等个儿；可是他有一双充满着智慧的眼睛，两道眉毛又黑又浓，扬起来象把刀，皱起来象团火。现在，他那双眼睛又注视着公路两旁。只见遍地都是蒋军丢下的麻将牌、皮鞋、大衣、背包、弹药、辎重、公文，还有官太太的口红、香水、以及孩子的尿布……看着看着，他冷冷一笑：“多好的追击路标！”

“许团长！”通讯员大声喊着，“一〇一首长命令我们：加速前进！”

许智团长的一对眉毛又成了两把刀，转向通讯员，“传我的命令：快追，快！快！快！”

许团长下完命令，两只拳头握得更紧，两只手臂抬得

更高。

“快追，快！快！快！”许团长的口令，由排头迅速传到排尾。顿时，长长的队伍，象被大风卷起的怒涛，滚滚向前……

2

转过斑虎山尾向东南一拐，就可以看到一幅蒋匪军大崩溃的图景。

这股蒋匪军乘着各式各样的汽车，活象一群无头苍蝇，向东南乱窜着。他们前拥后挤，中间车上的人直骂街。被挤下车的官兵，绝望地在马路上“越野赛跑”。被扔在路边的伤员，有的缠着绷带，有的拄着拐杖，在哭叫、在挣扎、在呻吟。

“啼啼！啼啼！……”挂着一千零二牌号的美国吉普车，不停地尖叫着。

那些司机好象被解放军的大炮声震聋了耳朵似的，使劲地往前挤着，推着，叫着，骂着。从一千零二号车上走下一个少将，提着枪，吓唬着：“赖司令的车，谁敢不让路？还要不要脑袋？！”

吉普车好不容易才向前慢慢移动着。

坐在吉普车里的是中将兵团司令赖一德。他又矮又胖，嘴巴向前鼓着，鼻子往上翘着，两只眼睛又小又圆，颇象蛤蟆的眼睛。所以，有人背地里叫他赖蛤蟆。现在，他象输光了的赌棍：愤怒、惊恐、沮丧。

赖一德看到吉普车终于移动到队伍前面了，才大声地

嘘了口气。他不禁暗暗地感谢美国顾问施密特。正是这个美国朋友，当共军开始渡江以后，在自己上飞机之前，给了赖一德两辆美国吉普车。尽管一辆已被共军缴去，可是剩下的这一辆却立了功。吉普车帮助他突破了共军的包围圈，把共军远远地甩在后面一百多里。想到这里，赖一德心里感到一阵宽慰，侧身向少将参谋长说道：

“传我的命令：快跑，快！快！快！”

赖一德下完命令，又叫司机加大了油门。

“快跑，快！快！快！”赖一德的命令，传到那里，那里的车队就更乱，活象粪坑里的蛆虫在蠕动着。

3

“所向无敌团”的队伍，向斑虎山方向迅速前进着。

在一营一连和二连的队伍中间，走着一个人年轻的指挥员，他二十四岁左右，个子稍高，略瘦一些，他的前额微微突出，长着一双敏锐的眼睛。这就是“所向无敌团”的政委、军里的模范政治工作者韩心春。他跑步向前，观察队伍，不时地同队伍里的教导员、指导员谈几句话。他由一营来到二营，又由二营向三营跑去。韩心春看着一个个战士，内心无比激动。多么坚强的战士啊！渡江以后，战士们几乎都是在强行军中渡过的，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只是在休息时打个盹，或是行军中闭闭眼睛。韩心春看看战士们那一双双磨起层层血泡的脚，那一对对熬得又红又肿的眼睛，那两片干裂的嘴唇，怎么不心疼呢？但是，此时此刻，必须鼓足更大的干劲，加快速度，去追歼敌人。

想到这里，韩心春从一个战士的手里接过喇叭筒，站在土墩上，用简明生动的语言，讲了一段红军长征路上“飞毛腿”行军的故事。整个部队顿时活跃起来，前进的步伐更快了。他接着说：“这个‘飞毛腿’是谁？就是我们的一〇一首长！”

就在韩心春讲话的时候，一辆 1001 号美国吉普车，向“所向无敌团”的后续部队飞驰而来，正在强行军的指战员，立时自动地向公路两边靠去。吉普车飞快地跑到队伍的最前面，停了下来。

车门打开了，敏捷地跳下了一个人。

战士们顿时活跃起来。

“一〇一首长！”

“对，就是他！当年的‘飞毛腿’！”

一〇一首长向迎来的许智和韩心春伸过手去，一句话也没有说，大步走上公路旁的一个小山包，面对着奔跑而过的战士们，挥着手，满意地对许智、韩心春说：“看得出来，战士们的战斗情绪很高！”

他们下了小山包，朝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边走边谈。当听了战士们强行军中的英勇事迹后，一〇一首长点点头说：

“要告诉同志们，谁先到达松杨湾，谁就是胜利。赖一德虽然是条丧家之犬，但是他又是一只老狐狸，要想抓到他，还要动动脑筋，费费劲！”

许智、韩心春点点头。

三人默默地又走了一阵。

一〇一首长的一双眉毛，随着眼珠活动起来。他先是望望迅速远去的战士们，然后又侧身问许智：

“渡江到现在，你们这个团歼灭了多少敌人？”

“三万零二十九名！”

“这就是说，”一〇一首长自豪地说，“在敌我物质条件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个战士，不仅要超过敌人的摩托化，还要歼灭十个敌人。你们说，世界上有这样赛跑的优胜者么，没有！只有我们的人民子弟兵才会有。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战士身上都有一种用古田会议决议哺育起来的伟大精神……”

“嘟！——”

一〇一首长的话还没有说完，远处传来了摩托车的声音。

“报告！”通讯员猛一刹车，跳下来，敬了个礼，“何排长要我向首长报告：一、赖一德的部队已经绕过斑虎山西尾；二、发现斑虎岭有一个连的敌人；三、竹子镇遭到敌人大抢劫、大屠杀。何排长在竹子镇等待首长的指示。”

“你们的意见？”一〇一首长问。

“我们的意见，马上去竹子镇，直接听听何小灵他们的侦察情况，再作具体部署。”许智回答说。

“我同意。”韩心春支持说。

“就这么办，上车！”三人上了吉普车，迅速来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韩心春叫车停下，对副团长、副政委说道：“行军速度，只能加快，不能减慢。前面是竹子镇，我们在那里等你们！”

汽车跑得更快了，此刻韩心春的心早已飞到竹子镇。

一〇一首长的谈话和通讯员的报告，老是在他脑海里打转转。他望了望一〇一首长，说：“刚才通讯员报告，竹子镇遭到大抢劫，大屠杀。我打算叫小范也跟我们去！”

“谁？”

“范绣花，政治处的民运干事，让她先到竹子镇做点调查，把匪军的罪行向战士们讲讲，给战士们加把火。”一〇一首长欣然地点点头。

4

在斑虎山南麓的公路上。

1002号吉普车里的赖一德，用两条又短又粗的腿，撑起了圆胖的身躯。他那一双又圆又小的眼睛，透过车窗，向后面的部队望去。溃逃的车队尽管比原先快多了，但他那愤怒、惊恐、沮丧的脸色仍没有多大变化。

“现在行军速度多少？”赖一德问身旁的参谋长。

“每小时四十五里，不算慢。”参谋长的心情似乎比赖一德好些，显出有点得意的样子。赖一德不满地看了参谋长一眼，说：“要斑虎岭立即报告共军的位置！”

参谋长叫司机放慢速度，开着门，传递着赖一德的命令。不多久，一个参谋前来报告说：“共军的大部队在竹子镇北面二十里，他们正以每小时十五里的速度前进。”

“赫赫！”参谋长冷冷地笑了一声，说，“请司令放心，共军现在的行军位置，距离我们这里是一百五十里。我们的行军速度，比共军的速度快三倍。明天早晨五点，我们完全可以到达松杨湾，而共军才能到达我们现在这个位

乙十乙十乙十乙十乙十乙十

置。这就是说，即使我们的汽车速度降到每小时十五里，也能把共军甩在我们后面一百五十里的距离上。”

赖一德听了参谋长的一番计算，好象稍稍轻松了一些，嘘了一口气。但是，当他一想起往事，又好象有团棉花，堵在他的心口。

“参谋长，我同后面的这支共军打过多年交道，吃过不少苦头，轻视不得啊！”

“司令过虑了！”

赖一德沉默着，回忆着痛苦的过去。从抗日战争末期到现在，他的部队同这支共军打过多仗，先后被吃掉八万多人，这个惨痛的经历怎么能忘得了呢？想到这里，赖一德的眼珠子滴溜溜的转了几圈，说：

“参谋长，传我的命令：谁先到达松杨湾，谁就是胜利！”

参谋长苦笑了一下。

5

1001号汽车在竹子镇东头停了下来。范绣花两脚刚着地，韩心春又叮嘱了一句：

“小范，部队到达之前，一定要把一切都办好，任务艰巨哪！”

“韩政委，你就放心吧！”范绣花一挥手，1001号汽车“嗖”一声，飞驰而去了。

范绣花看看表，整六点，只剩下一个小时的活动时间了。快！范绣花两手紧了紧腰间的皮带，握着拳，腿一抬，

就向竹子镇的中心区奔去。

竹子镇是斑虎山北麓山的一个小镇，只有两里多长的一条街，住着四五百户人家。镇子虽小，却是这方圆十里以内最热闹的集镇。可是现在全变了样：渐渐暗下来的天空，黑呼呼，阴沉沉的；街道上躺着一具具血淋淋的尸体；街道两边的房子，烧的烧，毁的毁，倒的倒，已经没有几间完整的了。范绣花从东头走到西头，一个人影也没有见到。

范绣花虽然才十七岁，却已是入伍五年的老兵了。她到团政治处当民运干事，也有三年的光景。范绣花迅速地穿过一条小巷，向山脚方向奔跑着。当她经过一间又矮又歪的木房时，突然听到几声无力的哭泣声，她快步向木房走去。门敞开着，她一眼就看见床上躺着一个血淋淋的妇女，大约三十三、四岁，衣服已被撕烂，被揪下的长发撒了一床，胸口的鲜血还在往外淌着。看着看着，范绣花的眼眶湿润了。就在这时，突然从床底下传来了哭声。她往后猛退几步，弯腰一看，是个女孩子，脸上显出一条条深深的泪痕。范绣花扶起女孩子，沉痛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

“杨海英。”

“多大了？”

“十四岁。”

范绣花看看床上躺着死去的妇女。又问：

“你爸爸呢？”

“上午被中央军杀了！”

杨海英再也说不下去，失声痛哭起来。范绣花一边紧

紧地搂着她，一边给她擦着眼泪，理着头发，说道：

“海英，解放军叔叔马上就要来，他们是专门给穷苦人报仇的，你把自己的苦向解放军叔叔说说！”

“我这就去找解放军叔叔！”

“不，现在你领着我把镇上的人都叫回来！”

杨海英看看血泊里的妈妈，一面擦着眼泪，一面用破衣服遮在妈妈身上，紧咬嘴唇，领着范绣花走出了木房。

杨海英领着范绣花来到了一个山坳里，大声喊着：

“阿姨！奶奶！爷爷！解放军叔叔来了。”

沉默了一会以后，许多妇女、老爷爷、老奶奶，惊喜地走出山坳。

杨海英又把范绣花领到一个干枯的河沟附近，大声喊着：

“解放军叔叔要来了！”

这时，先是一群孩子探出头，接着一个个惊喜地爬上岸来，向镇里跑去。

“海英，叔叔、伯伯在哪里，也叫他们快回去。”

“他们都给国民党抓走了。”

海英领着范绣花，走进人群，同他们交谈着，了解国民党部队抢劫竹子镇的情况。

突然，竹子镇传来了喊声：“解放军来了！”

范绣花一看表，七点正！她急急忙忙地，向东跑去。范绣花到了镇东头，又向山脚奔跑。当她跑到古庙跟前，韩心春刚好走出门来。

“怎么样？”

“一切都查清楚了！”

两人快步前进。一个急切地询问，一个迅速地汇报，不觉来到竹子镇东头的开阔地。这时，一营一连的队伍已经进了竹子镇，韩心春直朝着队伍走去，范绣花转身向西，又朝街上跑去。

“通讯员，通知各营各连，在这里集合！”

队伍很快排列在开阔地上。

“各连注意：现在由范绣花同志向大家讲匪军抢劫竹子镇的罪行。”

范绣花满腔怒火，拉着杨海英站在战士面前，一字一泪地说：“匪徒们真凶恶呀！他们从这个镇子败退时，五十三名青壮年拉走了，三十五名妇女被奸污，二十四名群众被杀害。大部分房子被烧毁了……”她有些哽咽了。战士们低下了头。“同志们！”范绣花指着杨海英向前走了一步，说：“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妈妈也被匪军杀死了……”杨海英挂着泪，说：“叔叔们，为爸爸妈妈报仇呀！”战士们个个泪如泉涌，有的甚至低声哭泣起来。一时间，“向敌人讨还血债！”“为竹子镇人民报仇！”的怒吼声，象狂风在呼啸，大海在咆哮。

一批又一批的老人、孩子和妇女举着红旗，呼着口号，向部队涌过来。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时以前还处在惊恐、悲恸、愤怒中的竹子镇，现在竟活跃了起来。

“叮叮！当当！——”

人群里走来一老一少。老大爷挑着两桶茶水，他那个九岁的孙子，拿着一把大蒲扇，使劲地扇着正在冒热气的茶

桶。一个小战士跑过来问道：“小朋友，你扇什么？”小孩认真地说：“你们就要去追遭殃军，我这茶水太烫，怕叔叔喝不上口，扇扇就凉了！”

站在队伍里的韩心春，仔细地观察着战士们正在迅速变化着的情绪，一个个都激动得热血沸腾，……人民群众的殷切希望，给战士们带来了多大的力量啊！

在靠近山麓的古庙里，挤满了侦察排的战士们。他们正在热烈地回答着一〇一首长和许智团长提出的各种问题。

一〇一首长问：“你们从这里爬上斑虎岭，花了多长时间？”

“两点零五分！”一个战士回答说。

“斑虎岭上敌人情绪怎么样？”

“他们望着我们山北的追击队，惊恐不安哪！”又一个战士回答说。

一〇一首长倾听着战士们的回答。一会儿认真地记几句，一会儿低着头思考着。

这时候，年仅十九岁的何小灵排长，在细细琢磨着一〇一首长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一双机灵的眼睛凝望着巍巍的斑虎岭……。

“小灵同志，你们的意见是什么？”

“……”

“何排长，一〇一首长问你话呐！”许团长见何小灵不动声色，叫了他一声。